

资本流动可分为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通过民间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的资本流动）和政府主导的资本流动（主要包括财政资金和一部分银行信贷资金）。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在利润的引导下主要流向东部地区，这种流动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拉大了两地的经济差距。政府主导的资本流动受到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影响，开始时倾向于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低，而且自2000年以来，已经出现了银行资金向东部转移的趋势。西部地区也面临着投资不足和资金利用效率低的窘境。因此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都日益呈现出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除了国内资本外，外资等国外资本的引入也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外资的引入不仅直接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还可以引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并对周边地区产生知识外溢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外资的信号作用。外国资本通常非常注重投资安全和资本回报率，外资规模越大的地区意味着该地区商业经营环境越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有利的区位条件、良好的社会资本网络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始终是外国资本进入的首选区域。中西部地区在引入外资、进出口总额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2013年，东、中、西地区外商投资占我国外商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1.71%、10.75%、7.54%，东、中、西地区进出口总值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例分别为87.43%、6.72%和5.85%，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

根据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对城乡流动人口问题的分析，劳动力的流动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报酬和就业概率两种因素。劳动力报酬高并且就业概率高的地区，意味着劳动力的预期收入较高，从而能吸引劳动力的流入。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对高于其他地区，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也相应较高，这意味着劳动力报酬较高。市场规模大也将吸引企业的集聚，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就业量。同时企业的增多意味着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多，这进一步意味着居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多样化的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因而居民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或满足程度，这相当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的劳动力。相反，中西部地区一直是劳动力的输出地区。1985—1990年、1995—2000年、2005—2010年和2010—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入迁出情况如表6-2所示。

从表6-2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率一直为正数，且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东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率从1985—1990年间的5.57‰提高到1995—2000年间的41.11‰，进一步提高到2005—2010年间的57.54‰，之后下降到2010—2015年间的38.89‰。与此相反，中西部地区人口呈现出向经济发达的东部